

清瘦的日子

陈丹燕 著

嘀
嗒
嘀
嗒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 珏
封面装帧 姜 明

清瘦的日子

陈丹燕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7.25 插页 2 字数 131,000

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11月第2次印刷

印数 5,001 - 10,000

ISBN7-208-02643-2/G·402

定价 11.40 元

日常生活的意义

这是一本应编辑约请所写的书，记录了我在一年的生活。在此之前，我没想过要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只是在纸上匆匆记下要完成的事：完成一篇文章；去邮局寄信；出去采访；陪父亲看中医。很早以前我写过日记，可有一次翻看早先的日记，很为自己曾有的思想害羞，就把它一把火烧了，此后再不写。后来课堂上老师要求我们写红色日记，因为是为别人写的，所以一旦老师放松要求，就不写了。那时我把不准主意，能不能写下自己的日常生活，编辑说那其实也是对自己生活的一个检查。将信将疑地想着，我为什么要在一本书里检查自己的日常生活？小时候家里的老人曾告诉我等上学写字以后，不可把写了字的纸乱扔，因为它们是字纸，神圣的纸，而我的生活日常平凡，远不像老人眼里的毛笔字纸的神圣，如今却要上纸，入书，妥当吗？但是还是写下来了。

如今从头到尾读了这一年的生活，被记录下来的。心里有点奇怪的细小犹豫的感觉斑驳闪烁，好像是失望。

小时候常盼望早点长大，长大了去放胆做不许孩子做的一切事：晚上不刷牙睡觉或彻夜不归，以及孩子感觉到的一切轰轰烈烈，或者意气风发的生活。

长大以后我开始还是盼望着一些我不知道是什么的生活。一年又一年，我努力地去找它，做许多我没做过的事，去许多我没有去过的城市，匆匆忙忙地读书、谈话，想和做。一个成年人的生活可以是很忙碌的，忙着完成什么的时候，心里有种寻找到了的正在实现的感觉，使人踏实下来。我的生命是被充分地使用着的。

许多时刻我以为我做到了，满脸满心的喜悦，像烈酒入喉的那一刻，全身都被电住了。生活的意义就在我的手里，我很宽慰自己找到了有意义的生活。

可当它们被记录下来，放在身后，再看它们一遍时，像在阳光里晒干的新布裙子，它们的意义缩小了。

我想象中的有意思的生活还是在远处。

当你走向远处，它又到了更远的地方。

我甚至不知道它是什么，从小到大，它对于我，其实一直面目不清，它像是风，像是浮在水面上的一块木板，永远在水面上微微摇晃着，水面升高了，它还是在面上。

也许日常生活本身是没有意义的？

或者是生活在这个时代，比较难找到意义？

或者我想要的那个意义，本身有点问题？

许多次，我觉得一个人应该与日常生活和解。一个很老的德国牙医曾说过，一个人在二十五岁以前要是没有想往过理想的生活，他就没有心。而要是二十五岁以后还想着它，这个人有点傻。可是心不是手和脚，有时你不能够命令它，我的心，它不

那么一团和气,也不那么聪明,它常常不负责任,当我辛辛苦苦但开开心心地做着什么的时候,它不说。可完成了,由它来看一眼,然后它说,它失望。

我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检查我的日常生活,在这样一本书里。

到现在也不知道。

只是在这个回首的时刻,在忙碌中闭嘴安静的心,又睁开了它的眼睛。要是我在这本书里也吵醒了本来相安无事的你的心,我应该抱歉的吧?

陈丹燕

1997年6月于上海

目 录

自序：日常生活的意义

①

1月1日：纽约的大苹果

①

1月2日：家乡人

⑤

1月3日：学习用英文骂人

⑨

1月5日：我恨美国卷舌音

⑫

1月6日：华人的新闻发布会

⑮

1月9日：家庭主妇回家

⑮

1月10日：小姑娘太阳

⑰

1月20日：冬天的阴郁

⑳

1月28日：张艺谋的脸色真黄

㉓

1月29日：中国新年

26

2月4日：关于婚姻

29

2月6日：我的宁静的日子

32

2月7日：开始写作

34

2月8日：什么时候不再唱歌

35

2月9日：美丽的音乐

37

2月10日：三个石猴子

38

2月11日：郭家小姐

41

2月13日：波尔图：老酒店咖啡馆

43

2月20日：琳达

52

3月7日：上海法国城

57

3月9日：咏叹调

63

3月20日：90年代的沙龙

65

3月29日：想一想那蓝色的丝带

66

4月10日：虹口犹太人隔都

67

4月12日：童话世界

68

4月14日：你想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吗

55

4月18日：有爱的日子

57

4月29日：德文版《一个女孩》的跋

58

5月6日：我和那些苍白孩子的缘分

43

5月7日：三十七岁的主持人

●

5月16日：葬礼

●

5月20日：这日子是怎么了

●

5月21日：咖啡馆的梦想

●

5月23日：张爱玲的公寓



5月27日：时代的问题



5月30日：夏天又来了



6月1日：红红的，噉着的嘴唇



6月17日：外滩的三轮车



6月21日：为台湾书所删掉的



6月29日：敬佩法拉奇



7月3日：采访梅葆玖



7月7日：美人



7月14日：布景



7月18日：星光灿烂之夜



7月24日：书和杂志



8月18日：灯后



8月25日：芭芭拉来了



9月1日：裘德酒馆



9月9日：芭芭拉走了



9月12日：周佩红的书



9月19日：钢琴之美



9月30日：Wood Stock



10月2日：张爱玲之死



10月10日：天鹅王子



10月30日：奢侈的感觉



11月8日：异乡异客



11月16日：又来了一个有志者



11 月 18 日：来自印度的短诗



11 月 24 日：有志者的痛苦



12 月 3 日：蒂亚迷失在上海



12 月 15 日：贺年卡



12 月 16 日：王家妹妹



12 月 18 日：木命和火命



12 月 24 日：圣诞歌声



12 月 25 日：上海平安夜



12 月 29 日：知识分子和市民社会



12 月 30 日：知识分子



12 月 31 日：这是有意义的生活吗



纽约的大苹果

昨天我从新泽西的小镇上到了纽约。

在美东的两个月里，我走了好多次这条高速公路，那里有一大片芦苇地，亚麻色的，衬在那么蓝的大大的天下面，一摇一摇的，风大了，它们向一边倒过去的时候，就看到了远方的蓝色的哈德逊河，大大的鸥鸟在天上飞着，就像小纸片在天上飘。又大又美又荒凉，人人脸上都藏着牛仔的神情，这就是我心里的美国。每一次我都想，怎么没有一个摄制小组找到这里拍电影，真暴殄天物。

这一次，我是到纽约搭飞机回家，这一年的旅行长假又要结束。

想起来，我第一次从新泽西那个安静而漂亮的小镇上要到纽约去的时候，心里觉得自己好像是去历险。那时候我在小镇的社区里上为新移民开的英文补习班，我们班上的老师是一个小头胖肚子的绅士，他的肚子大到把裤兜里的白布都撑得露出来了，可他的英文说得真地道，一个音都不吃掉，上课的时候我看着他动他的舌头，灵活得像是蛇的。上课的时候，他让我们说自己的事情，我说了我要到纽约去生活一段，去看看。他一下子把他的手往胸前一抱，说：

“那一定会是你的难忘的经历，一个大苹果。”

然后，他就要解释大苹果是什么意思。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老师，他愿意把我们全当成傻子，老让我们唱“美丽的阿美利坚”什么的，他说话娘娘腔，他老是嘲笑我们班上的那个从俄罗斯来的老太太，就是因为她是从社会主义国家来的，他也不喜欢从亚洲来的女人，说我们都那么神经质。我猜想他也不喜欢黑人，他告诉我的纽约，就是不要到哈莱姆区去，那里是黑人区，黑人在街上面，白人只在下面的地铁才经过。这句话，是纽约旅游指南。

他摇着他像纽伦堡白肉肠一样的手指，说：“当心，当心。开车去的话，锁上你的车门。”

我假装尊敬他，其实我烦他，恨不得我也有一条蛇的舌头，不在英文上低他一头。所以，我心里不愿意相信他的话，想着纽约会有一个别人都倒霉，可我例外的奇迹。

我喜欢纽约，没见过比它更有趣，更罪恶，更红尘万丈的地方了。到了那里，每个人都变成了西班牙斗牛，又饿又凶，可它，就是一大块红布，在你眼前乱晃。我曾经整天整天在曼哈顿岛上闲逛，看车开人行，耳朵里全都是牛在沙场上左奔右突的声音。到了纽约，我想我才真正理解了什么是心智失控。要是有人告诉我说，看到了一个三个头的人在第五大道上走，他的六个眼睛是不同的颜色，我保证也半信半疑。最初的日子，我完全是傻瓜。

在纽约，我度过了一些好时光。我想，要是我非得在纽约再住四个月的话，我就到格林威治村去，为台湾的出版社写一个长篇小说来养活自己。我喜欢

那里的好多东西，我幻想要住在那里的一间房子里，从窗子上能看到欧·亨利写过的绿色的藤叶，他写的就是这里的小林院。我是在一个像上海一样的多雾、不冷的夜晚找到它的，在路灯下面红色的老房子，黑色的铸铁栅栏，加上了像陈年老故事一样多少年生长在了一起的青藤的枝枝蔓蔓，我站在四十四街口上，看着一股白色的热气，从地上的窰井盖里冒出来。那种样子让我真喜欢。

可是纽约没能留住我。我要回家。到了圣诞以后，想家和想女儿，想疯了。想每天早上，我丈夫亲我，然后我起床的时刻。那时候，我在床上叫，快来亲亲我，我好起床。现在不能叫了，心里有点小伤感。也很喜欢我女儿那时候为虎作伥的样子，她很主动地把先起床的爸爸拖来，点着我说：“亲呀亲呀。”

明天，我从纽约到洛杉矶，然后回家过中国年。

纽约是个大蒸锅，热气腾腾的，全世界到那里去的人的全部欲望，都在那里像最好的北方大馒头一样大大地发起来。我到纽约过新年，看时代广场的大苹果在零点的时候碎下来，人们会怎样。说是每年全美都转播这个时刻，好几次听人说，美国是世界的中心，中心的中心，是新年时候四十二街上的时代广场。

今天，纽约下了雨，比在冰箱里还要冷。

各种各样颜色，背景，心情，地位和愿望的人，拿着孩子气的彩带和气球，站在光闪闪的大苹果下面，唱着歌，眨着被雨水打湿的眼睛，望着高高地悬在那狭长广场上的东西，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以为是迪

斯科舞厅里的射灯，它在那么多眼睛里慢慢转着，像是真的有着无穷的希望在里面。

到十二点到了的时候，随着最后一声报时，大家都哇地叫起来，欢呼的，尖叫的，惨叫的，急叫的，什么的都有，那么多声音混在一起，不能为它们找到一个真正合适的词来表达，也是一样的巨响。那就是充满了新移民来捞世界的气息的声音，那声音里，大苹果哗地一下碎了下来，无数亮晶晶的小东西落下来。我想起来的，是小时候有一次看到邻居家正在做稀饭的高压锅突然爆炸的情形，那个高压锅在一声巨响中，把里面白白的米粒射到屋顶上。

我真的永远记得那声音。每个人都是怀着一个美梦到纽约来的，多少希望多少委屈，全都变成了一声亦悲亦喜的呐喊。

在那时候，我也飞快地想了一下我自己想要什么，大大小小的希望像鱼一样地涌过来，又游了过去。我发现我没有什么非常迫切的愿望。它们好像都重要，也都可以放弃，奇怪。我好像和纽约不合拍。

阿露问我，明年什么时候再到纽约来，这孩子想让我把太阳一起带来，她想得太单纯，就是想看看太阳，这比她小一点，和她一样活泼的女孩子。

我想的是，如果再来的话，我好像更想到一个阳光多一点，草多一点，人更懒一点的地方去，只有一间咖啡店的小镇上去，太阳的心那么安静，她的性情那么活泼，到离纽约远一点的地方才可以保护她。我自己也是这样。

1 月 2 日

家 乡 人

到了洛杉矶。我对自己的飞机票不放心。我相信自己的直觉,几个月以前,我拿到飞机票的那一刻,我就不喜欢这一堆东西,看上去像一些卡片,而且把我的回程 OK 错了。我对它们心怀不安,可是说不出理由,那个为我办票的美国人满脸笑容地对我说:“这是美国,美国的飞机就像中国的长途汽车一样方便,没有问题。”我不能说我心里觉得不对,这理由看上去太可笑。

我决定到 UA 的登机楼去问清楚,把我的机票重新 OK 好。

UA 有一个好大的登机楼。

我看着前台的几个人,想找一个面善的。

看到了一个东方人的脸,那化妆的方法像靳羽西。也是一样的老而抖擞。我想亲不亲,家乡人。

于是,我推着自己的大包行李,到了她的面前。当我把自己的护照、机票一一摊到那白色的桌子上的时候,我的心乱跳一气。我心里真的有一点生气,为莫名其妙的可是非常强烈的不安,好像是做贼心虚似的。我们说的是英文,我想她也许不是中国人,可看上去,她像是。我们说的英文都不是地道的英文,里面有中国人的样子,我们发音的部位和土生美国人的不一样。

我看到了一双精明的眼睛。它们对我一扫而过。

她又看了我一眼，看得我心慌起来，我想我的脸也红了。她说：

“你的票真奇怪。”

她开始打电话到总部去问，她看着我的票，报出我那长长的号码，她一路报，一路说：“真奇怪，你说呢，真奇怪。”

然后，在仔细地看了我的护照以后，她告诉我，我从美国的旅行社买的这套票，是航空公司为旅行社的国际导游提供的免费票，我不可以使用，也不可以重新 OK，因为我没有在 OK 的时间使用，就已经作废。

这个意思，就是我不能回中国去。

我看着她说不出话来。

她的脸上有一点笑意，真的是一点笑意。

“这是不可能的。”我说。

她对我耸耸她的肩。“等着好了，我们会看到的。UA 总部的人在路上了。”

我等着，我紧紧握着我的行李车，行李里，有为太阳买的虫子糖，为家庭聚会买的美式蛋糕粉，用玉米粉做的，为我丈夫买的茄克，为我家里的每一个人买好了春节礼物，那是我回家的心情，买好了所有的礼物，可是不可以走，是不是一个人好像就可以去死一样！

那个女人在里面和另一个也是东方脸的女人谈天，她们在一起也说英文。